

崔東壁遺書

顧頤剛編訂



錢玄同題

前編 總目 新序 序目 傳狀

養東歸還書

宏庚

亞東圖書館新印顧頤剛標點本崔東壁遺書題詞
當科學尚未發展，魔術與宗教尚在盛行之時，而有
王仲任氏著論衡以反對之，迷信雖在科學昌明以
後，比較的不免有幼稚之見解，然其推陷廓清之精神，
迄今猶不朽也。當吾國史學考古學尚未革新之時，而
有崔東壁氏，舉秦以前之史實，考互比較，作考信錄，
因其可疑者而疑之，因其可信者而信之。雖間有證據不
周之點，然其實事求是之精神，則至今猶新。雖適以

清代之王仲任，無不可也。顧君頤剛作古文辨，印群偽
叢刊，對於甄別古書之工作，我認爲終身事業，其
於崔氏之書，浸饒已久，所不待言。今又費十五年之力，標
點是書，並搜集一切與崔氏有關係之材料，佐讀其書
者，有知世人之樂，世之以傳播崔氏實事求是之精神，
更無疑義。廿五年五月十五日，蔡元培。

序

顧頡剛先生開始標點崔東壁遺書是在民國十年，到現在民國二十五年，快滿十五年了。這部大書出版期所以延擱到今日，顧先生自己在序文裏曾有詳細的說明。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顧先生不肯苟且的治學精神。他要搜羅的最完備，小料材料越搜越多，十幾年的擔擱竟使這部書的內容比任何東壁遺書加添了四分之一。在這些新發見的材料之中，最重要的是嘉慶本的東壁書鈔，東壁元生的詩稿和蔣田瞻筆，他的兄弟崔邁的遺集四種七卷。嘉慶本書鈔使我們可以看見東壁先生屢次改訂他的著作的不苟精神，借此也可以推見他的見解演變的痕跡。他自己的詩稿和他兄弟的詩文稿給我們增添了不少的傳記材料。崔邁的遺著裏很有一些有見解的文字；他研究尚書，議論古史，討論文學，都有點不隨流俗的創見。這些遺著的發見使我們格外明瞭崔述不但受了他父親的大影響，並且得了這一個天才很高的弟弟

不少幫助。取出牘筆雖是殘稿，但其中保存的東壁遺札二十一封，很多重要的傳記材料。其與陳介存第一札中有云：

雖素以考核，然常不敢自信。今歲所爲，明歲輒復竄易。補上古及洙泗兩考信錄，近已多所更定。乃吾介存竟以舊本付梓，令人駭絕！是彰吾過於天下耳，豈愛我乎！朱子將易贊時，猶改『誠意』章注，何況吾輩庸人？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，輒若眇目折肱，愚亦同有此癖。介存何不相諒也！

這是何等可敬可愛的治學精神！這樣一位『好求完備』的學者的遺著，在一百多年後居然得着一位同樣『好求完備』的學者顧頡剛先生費了十多年的精力來搜求整理，這真是近世學術史上最可喜的一段佳話！

崔述生於乾隆五年（一七四〇），四年後（民國二十九年，一九四〇）就是他的二百年紀念了。他的著作，因為站在時代的前面，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，只受了極少數人的欣賞，而不會得着多數學人的承認。現在我們可以捧出這一部搜羅最完備，校點

最精細的『崔學全書』來準備做他二百年祭壇上的供品了。我們對於顧頡剛先生和他的同志洪業先生、趙貞信先生等等，都應該表示最大的感謝，並且慶賀他們的成功。

我在十四年前，曾說：

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，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，然後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。……我們讀他的書，自然能漸漸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該疑，他認為偽書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；這是中國新史學的最低限度的出發點。從這裏進一步，我們就可問：他所信的是否可信？他掃空了一切傳記、緯之書，只留下了幾部『經』。但他所信的這幾部『經』，就完全無可疑了嗎？萬一我們研究的結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幾部『經』也全推翻了，或部分的推翻了，那麼，我們的新史學的古史料又應該從那裏去尋？等到這兩個問

題有了科學的解答，那才是中國新史學成立的日子到了。簡單說來，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後；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，先須要跟上崔述。（科學的

古史家述述，頁五十六）

這一段十四年前的預言，在今日看來，有中有不中，有驗有不驗。在古史研究的某些方面，中國的新史學確然是已超過崔述了。崔述的材料只是幾部『經』之中他認為可信的部分。近十幾年的新古史學居然能夠充分運用發掘出來的甲骨文字，金文和其他古器物了。試用崔述的商考信錄來比較最近十年中出版的關於殷商史料的著作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，古史料的來源不限於那幾部『經』，『經』之外還有地下保藏着的許多古器物，其年代往往比『經』更古，其可靠性往往比『經』更高；他們不但是不會經過漢以後的學者的改竄誤解，並且是不會經過牛案文士的洗刷點染。這樣擴大的材料範圍，是考信錄的作者當日不會夢見的。所以在這些方面，我們可以說今日的古史學是超過崔述的了。

我那一段預言裏會說：『他所疑的都是該疑；他所信的是否可信？』但依這十幾年的古史學看來，崔述所信的，未必無可疑的部分；他所疑的，也未必『都是該疑』。例如他作洙泗考信錄，不信緯書，不信家語，不信孔叢子，不信史記的孔子世家，這都是大致不錯的。但他不信檀弓，終不能使我們心服。檀弓一篇的語言完全是和論語同屬於魯國語的系統，決非『後儒』所能捏造。崔述不信『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』，又不信孔子一家有再世出妻的事，就以爲『檀弓之文本不足信』。這都是因爲崔述處處用後世儒生理想中的『聖人』作標準，凡不合這種標準的，都不足憑信。這樣的考證是不足服人之心的。

又如崔述最尊信論語，但他因爲論語有公山弗擾和佛肸兩章，都不合他理想中的『聖人』標準，所以他疑心論語『非孔門論語之原本，亦非漢初論語之舊本』，『乃張禹所更定』。我們當然不否認論語有被後人添改的可能，但我們也不能承認崔述的論證是充分的。最可注意的是崔述要證明佛肸不會『召』孔子，於是引韓詩

外傳，新序，列女傳三書作證，證明『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……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，孔子卒已五年，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？』（洙泗考信錄二，頁三七）崔述最不信漢人記古事的傳記，然而他在這裏引證的三部書都是漢人的記載，豈不是自壞其例嗎？何況左傳哀公五年（孔子死之前九年）明明有『趙鞅圍中牟』的記載呢？

這樣，凡不合於理想中的『聖人』標準的，雖然檀弓論語所記，都不可信；凡可以助證這個標準的，雖是漢人的韓詩外傳新序，也不妨引證。這豈不是很危險的去取標準嗎？

總而言之，近十幾年的古史研究，大體說來，都已超過崔述的時代。一方面，他所疑爲『後儒』妄作妄加的材料，至少有一部分（例如檀弓）是可以重新被估定，或者竟要被承認作可靠的材料的了。另一方面，古史材料的範圍是早已被古器物學者擴大到幾部『經』之外去了。其實不但考古學的發掘與考證擴大了古史料的來源；社會學的觀點也往往可以化朽腐爲神奇，可以使舊日學者不敢信任的記載得着

新鮮的意義。例如檀弓左傳等書，前人所謂『誣』『妄』的記載，若從社會學的眼光看去，往往都可以有歷史材料的價值。即如檀弓所記孔子將死時『坐奠於兩楹之間』的一個夢，崔述以爲『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』，然而在我們今日看來，卻正是很有趣味的史料。

以上所說，只是要說明，今日的新史學確已有超過崔述的趨勢，所以有人說『崔述時代已過去了』，這也並不是過分的話。

然而我這番話絕不是要指出崔述的古史學在今日已完全沒有價值。崔述是一百多年前的史家，他當然要受那個時代的思想學術的限制，他的許多見不到的地方，都是很可以原諒寬恕的。他的永久價值並不在這一些隨時有待於後人匡正的枝節問題。崔學的永久價值全在他的『考信』的態度，那是永永不會磨滅的。我在十四年前說的『先須要跟上崔述』也正是要跟上他的『考信』的態度。

『考信』的態度只是要『考而後信』。崔述自己說的最好：

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，而不考其事之虛實。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。故今爲考信錄，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，而論得失者次之。（提要）

上，頁三四）

虛實即是僞與真。『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』是一切史學的根本方法。『考信』的態度只是要人先考核某項材料的真僞實虛，然後決定應疑應信的態度。崔述著書的本意在此，故全書稱爲『考信錄』。可惜他受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了，有時也不能『先考而後信』，有時竟成了『先信而後考』。例如上文說的幾個例子，他先信孔子決不會不知道他的父親墳墓，決不會出妻，決不會受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，然後去考定論語檀弓的真僞——這就不是『考信』的真義了，這就成了先論其『得失』而後考其虛實真僞了。他自己也曾警告我們：

人之情好以己度人，以今度古，以不肖度聖賢。往往逕庭懸隔，而其人終不自知也。……以己度人，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。況欲以度古人，更欲以度古之

聖賢，豈有當乎？……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，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。（提要上，頁六一八）

崔述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也往往用宋明以來『度聖人者』來做量度聖人的標準，先定了得失的標準，然後考其虛實，所以『逕庭懸隔，而不自知也。』

這都是時代風氣的限制，不足爲崔述的罪狀。他這一部大書之中，大體都是能遵守他的基本方法，先定材料的虛實，而後論其得失。他很大膽的定下一條辨別史料虛實的標準：『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，必詳爲考其所本（考其所本卽是尋出他的娘家），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。』這樣一筆掃空了一切晚出的材料，就把古史建立在寥寥幾部他認爲最可信的史料之上。在那些他認爲可信的材料之中，他又分出幾種等級來，第一等爲『經』的可信部分，第二等爲『補』（源出於經，而今僅見於傳記），第三等爲『備覽』，第四等爲『存疑』。這都是辨其虛實真僞的態度，最可以作史家的模範。他的細目或有得失可以指摘，這種精神與方

法是無可訾議的。

我們必須明白，崔述生於二百年前，不但時代的限制不易逃避，當時所有的古史材料實在是貧乏的可憐。我們現在讀他的古史諸錄，總不免覺得古史經過他的大刀闊斧的刪削之後，僅僅剩下幾十條最枯燥的經文了！我們不要忘了他自己勸慰我們的話：

昔人有言曰：『買菜乎？求益乎？』言固貴精不貴多也。……吾輩生古人

之後，但因古人之舊，無負於古人可矣，不必求勝於古人也。（提要上，頁二七）

他在那個時代，無法『求勝於古人』，只能做一番刪除虛妄的消極工作。但我們深信，『考信』的精神必不會否認後來科學的史家用精密的方法搜尋出來的新材料。例如商考信錄，固然只是薄薄的兩卷枯燥材料。但今日學者實地發掘出來的甲骨，石刻，銅器，遺物等，其真實既已『考』定，當然是可『信』的。故『不必求勝於古人』只是崔述警告我們莫要濫收假古董來冒充真史料，而不是關閉了擴大古史料

之門。王國維，羅振玉，李濟，董作賓，梁思永諸先生尋出新史料來『求勝於古人』，正是崔述當日所求之不得的，正是他最歡迎的。

最後，我要指出，崔述的『考信』態度是道地的科學精神，也正是道地的科學方法。[※]他最痛恨『含糊輕信而不深問』的惡習慣。他一生做學問，做人，做官，聽訟，都只是用一種精神，一種方法——就是『細爲推求』——就是『打破沙鍋問到底』。他要我們凡事『問到底』（提要下，頁一九）他要我們『爭』，要我們『訟』，要我們遇事『論其曲直』（無聞集二，頁一五——二一）他要我們『觀理欲其無成見』（考信附錄，頁三四）遇事『細爲推求』，『歷歷推求其是非真僞』（提要下，頁二一）。這都是科學家求真理的態度。這個一貫的態度是崔述留給我們的最大的遺訓。

廿五，一，廿七晨六時。在上海滄洲飯店。

附記：我本想寫一篇較詳細的介紹，現在只能拿這篇短序來塞責，這是我很抱

歉的。我盼望全書出版後我能利用新出現的傳記材料繼續寫成我的『崔述年譜』完成我十四年前介紹崔述的志願。

胡適

序

距今一百四十四年以前，大名老儒崔東壁應禮部試至京師，有雲南舉人陳履和遇之逆旅，讀其所著書上古，洙泗考信錄而大服，北面請師事，相懽遊如父子然。如是者兩月餘而別去，自此不復相見。越二十有五年，履和重來省其師於彰德之里第，則東壁已先五月卒，無子嗣。家人聞叩門聲，曰：『是雲南陳舉人乎？』出遺囑哭授。遺囑曰：『吾生平著書三十四種，八十八卷，俟滇南陳履和來親授之。』履和再拜柩前，捧全書去如京師，遂次第付梓焉。當是時，世稍稍知有大名崔東壁也。嗚呼，學術之精微，其相契於心髓，相要以生死，有如是哉！

然東壁之學傳矣而不廣，存矣而不著，浮沉淹沒於書海之底者又百年，乃迄於今而始大顯。初，胡君適之自海外歸，唱爲新文化運動，舉世奔走響應，惟恐後。胡君於古今人多評貶，少所許，多所否，顧於東壁加推敬，爲作長傳，曰科學的古史家崔述，流